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YANMING FENGGGE

燕 鸣



歌

南煜林 著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YANMING FENGGE
YANMING FENGGE
YANMING FENGGE
YANMING FENGGE
YANMING FENGGE

燕 鸣



歌

南煜林 著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鸣风歌/南煜林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518-3

I. 燕…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020 号

燕鸣风歌 (上)

南煜林 著

责任编辑 朱晓灵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518-3
定 价 47.8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世上的人，有追逐权力的，有聚敛钱财的，有爱好文学的。钱多者富，权重者贵，文秀者雅。钱、权、文各有其用，不能简单地谁高谁低，虽然古时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警句，但似乎是文人们造出来给自己贴金壮胆的，一到现实，多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然而近些年，似乎有了点异数，“钱”的作用日显其重，似乎已成新贵，有与“官”分肥的趋势了，说明社会是会变的，“当官高”的“唯一”性虽还远没有到势孤的程度，但却已经受到挑战，“单极世界”有望向“两雄争霸”转化。

然而，在“权”与“钱”争霸的世俗世界中，却还有人爱好着文学，不是权重后的“红帽哼兮黑帽哈，风流太守赏梅花”，也不是钱多“锦衣纨绔，饫甘厌肥”有的附庸风雅，而是“寒冬噎酸齏，雪夜披毡”时的不改其志。这才是真爱。世上多些有这种真爱的人，世才会向“多极化”迈进，才会成为文明程度更高些的正常社会。

南煜林，大约是这有真爱者中的一个，虽然他还不到噎酸齏围破的程度。他幼年母病，青春妻病，人生最不堪的三大痛，他未中年经历了二痛。当是时，当官或挣钱大约可改变其命运，然而，他却夫妻每年都要花去其三分之二收入的窘困中，坚持着很难改变其命的业余时间写作，能不让人动容！

《燕鸣风歌》是其百万字长篇计划中的第一部，反应的是农村改革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化。有人呼吁，作家应为下层的劳苦大众代言，出发点很好，但“代言”者若对下层的苦没有真切的感受，会不会出现隔靴搔痒的情景？煜林作为生活在

农村中的知识分子，睁眼抬脚，所见所感者无不是下层的生活，而他又上过大学，见过外面的世界，不用去想，心中已有了城、乡、贫、富的比较，下笔自与常年生活在城市或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同，这是这部书先天的优势。

我与煜林同是西海固老乡，又同毕业于宁夏大学，还都是学理的，姓名中都以“南”字打头，可谓缘分多多。深深地感动于他艰难中的爱好，这爱好证明着艰难杀不死文学，文学天生是与文明富足为伍的，艰难杀不死它，就再没有能杀死它的力量了。那些一次次宣布文学死了的人很该听听文学在艰难中生长的声音，那声音同样宣布着：文学不会死！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富足和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文学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2007.5.22.



目 录

序	(1)
引子	(1)
第一回 粮站上喜遇贺平 耳房里恼怒庆山	(2)
第二回 为媳妇子奔柳沟 叨猪崽狼入院门	(10)
第三回 亲说成茗波报喜 事搅心家人怀忧	(19)
第四回 得实信如释重负 解困境喜从天降	(30)
第五回 积忧怨论短说长 起争执掀风鼓浪	(39)
第六回 心无绪偏遇风月 意灰冷又添烦乱	(47)
第七回 童无忌惹事生非 狐大胆白天偷鸡	(56)
第八回 精打算庆山数钱 细用心茗波买表	(66)
第九回 看稀罕赏心悅目 弄闲言疾首蹙额	(75)
第十回 见怪异失魂丧胆 谋生计别家乞讨	(82)
第十一回 谈天地笑说风云 论阴阳冷看凄凉	(92)
第十二回 忙上山茗波开荒 急回家茗菡送信	(99)
第十三回 订婚日窘态百出 糊墙时惘然若失	(110)
第十四回 下雪天喜收汇款 上山路悲遭磨难	(119)
第十五回 忙喜事摆设宴席 待宾客惹出祸端	(130)
第十六回 得喜讯翘首企足 忍疼痛牵肠挂肚	(139)
第十七回 庆通电欢度节日 贺光明醉看柔情	(150)
第十八回 下暴雨巧芸遇险 发大水海生遭难	(160)
第十九回 说洪灾心有余悸 叹凄凉雪上加霜	(169)
第二十回 搜高粱赌咒发誓 忙夏收引病染疾	(176)

引 子

在中国的大西北，在黄沙侵蚀的高原上，有一块并不起眼的地方。但由于她的贫穷和饥饿，使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乃至世界。东南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向这里伸出了援助之手。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怎能忘记那些被他们过怕了的日子……



第一回 粮站上喜遇贺平 耳房里恼怒庆山

最让倪庆山骄傲的是，倪庆山有几个好儿女！

这话题由山野村夫的几句闲言碎语引起，尽说些不三不四的乡村野史，那闲言却由伊人传入耳中，遂编写成册，饭余共享。伊人却笑而长吟道：“野山遥望几点明，风月不等燕先行。浪里流沙尘舞起，腊梅数枝醉里红。”又曰：“人道谁家无烦恼，偷寒莫把春来笑，扬花殆尽绿枝条，云烟深处旌旗飘。”

却说时令虽已到了阳历九月，天气仍然没有转凉的意思。刚到上午八九点，强烈的阳光就刺得人两眼发昏。挤在粮站门口等着打供应粮的人个个汗流浹背。他们纷纷议论着魏新明！

是呀，想当年在生产队时，他魏新明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土坪二队的保管罢了。1980年实行生产责任制后，队里的东西几乎都分了下去，他这官儿自然也就没啥当头了。对于过惯红火日子，当惯了大保管的魏新明来说，是何等的悲哀！更何况，魏新明在庄稼行上实在不是一个好手。

但干惯了保管，他的心计总是无穷尽的！

魏新明觉得农活自己干不了，就在1981年的秋天，丢下老婆和孩子，跑外面做生意去了。在那阵子，许多人对魏新明的做法不可思议，甚至有人嘲笑他没有本事。谁知不到两年天气，魏新明的小日子就红火了起来。

这倒罢了，他还敢把生产队分给他的地租了出去，让他的老婆脱产，去当他的专职售货员。

嘿！这家伙，不但没被革了命，反而还在街上开了个私人商店。

天啊，了不得了，这个社会了不得了！

……

塞进倪茗涛耳朵里的，不是赞扬就是唾骂。看看忽左忽右的人群，倪茗涛知道，等挨上他们土坪二队就到下午了。于是，他提上自己的破毛口袋，有些不耐烦地挤出人群，向粮站南墙边的几棵大树走去。

在前排的几棵树下都是人。茗涛看没落脚处，刚要转身，猛然听见有人在喊。他又转回身去，见在后排一棵树的下面，他中学时的同学贺平正在向他招手。倪茗涛顿时来了精神，也顾不上给被他踩了脚的人说声道歉，就几步跨了过去。

贺平早就腾出了一块空地。他边用手拍着地面边急切地说：“哎呀，老同学，快来坐，两三年都没见了，你都忙些啥？”

倪茗涛把破毛口袋往地上一扔，连汗也顾不得擦，就握住贺平伸过来的手，激动地说：“嗨，还忙啥，就老师骂咱们的那句话，在家里守着修地球呗。还是说说你的进展吧。”

旁边与贺平围坐在一块的几个小伙子哧哧地偷笑着。贺平脸上的肌肉微微地颤了颤，然后也笑着说：“进展个屁，要好还来受这罪！唉，这老天，看来是不想给咱们饭吃了。幸好有这点供应粮，要不然咱们早都饿死了。”

倪茗涛坐到破毛口袋上，也有些苦恼地说：“是呀，今年更是糟糕。我们庄有好几户都揭不开锅了，打供应粮又没钱，只好到处去讨饭。”坐在贺平旁边的一个瘦脸小伙子说：“我还以为你们队比我们队要好些呢，我们队早就有人揭不开锅，出去要饭去了。”倪茗涛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

“唔，都是我们队的。”贺平说着，把旁边的几个人向倪茗涛一一做了介绍。倪茗涛微红着脸，有些抱歉地点着头说：“哦，有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就是和人不对上号。”坐在倪茗涛对面的小个子陈小军向倪茗涛滑稽地做了个鬼脸说：“瞧你这德行，以后还敢叫当官？”惹得几个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瘦脸鲁子敏说：“哎，都别笑，咱们还是说几句正经的。我听人说明年连这玉米都不供应了，说要供应糖萝卜、红薯之类的，你们都听说了吗？”倪茗涛这才想起脸上还有汗，他边擦边说：“我们队有好些人也这么说，大概是真的了。”贺平抠一抠头上的泥垢说：“要真是这样就更惨了。那糖萝卜、红薯再甜，也不能天天当饭吃。唉，说什么呢，还是人家魏新明美，再不用为这些事发愁。”

鲁子敏卷了根旱烟，点着后说：“就是的，我才还给他们说呢。听见过的人说，魏新明天天一只鸡，你知道他是咋吃的？嗨，人家把那骨头上的肉呀，带啃不啃地就从商店门口扔了出来，过路的娃娃拾上还能美美儿吃上一顿呢！”

坐着的人不约而同地咂了咂嘴。陈小军说：“人家咋能不狂呢，听说人家底子厚着呢！”他故意顿了顿，神秘兮兮地看着几张惊愕的面孔，又压低声音说：“我听一个朋友说，魏新明的那个商店里，光现货就一千多，再加上银行里的两千多存款。你们想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说着，他激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伸出四个指头在空中比划着。

几双贪婪的眼睛随着陈小军的手指在空中转来转去的，好像那儿就是钱！

陈小军正得意着，贺平突然扑过去一把攥住陈小军举在半空的手，激动地说：“倪茗涛，魏新明是你们庄的，你知道的多，快给咱们说说。”倪茗涛说：“我也不知道。魏新明的底子到底有多大，他没给人说过。我只知道，他哥魏新旺家的供应粮钱几乎全是他给的。”

眼巴巴等着听的几个人有些失望地又把目光集中在了陈小军的身上。陈小军看了看倪茗涛，有些得意地捋了捋下颔上还不成行的胡子，咧着嘴说：“你们好像还不信？我的那个亲戚说他亲眼见魏新明去银行存款的。”在另一边歇凉的几个人也都凑了过来，他们个个张大嘴巴，眼睛圆溜溜地盯着正在高谈阔论的陈小军的脸。

.....

等倪茗涛背着六七十斤玉米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他刚进院门，就听见他大和他哥在耳房里大声争吵着。茗涛知道他大又为他哥茗波的婚事发脾气。

倪茗涛心情沉重地推开东面伙窑的门，坐在炕上的茗波妈赶忙擦着早就捏在手里的火柴，点上灯后问：“咋才回来？”茗涛把大半口袋玉米往案板上一扔，取毛巾擦了把汗说：“今儿人多得很，就这会，有好几个大队还没挨上呢。”

这时茗波妈已跳下炕来。她先摸了摸放在案板上的粮袋，又转身去给茗涛盛饭。茗涛爬在炉台上胡乱扒了几口，就去了耳房。

倪庆山斜着身子靠在耳房炕的窗台上，对大儿子茗波吼道：“婊子儿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说几句话都得人教。明几个你去就说，只要事情能成，钱咱们不少他们一分。前几个你梦家二爸也过来说了，柳沟那边没嫌过咱们穷，他们也没别的，只图咱们人好。你看看人家女方都同意了，把你个婊子儿还不愿意。这回去你就放高兴些，好好和人家说，不要学了那次，刚一提钱的事，你扭头就走，闹得大家都没脸面。”

茗波低头坐在炕沿上，慢腾腾地抠着脚趾甲说：“大，人家要那么多的财礼，我觉得咱们有些划不来。更何况咱们没钱。就算有钱，有这样送的还不如在粮站多打些麦子，咱们给饭里多放些麦面呢！”

倪庆山气得直起身子又吼道：“滚远，婊子个儿吧！说了半天就没听见的一样。你咋不为你大你妈想想，人家像你一样大的小伙子，家庭条件稍好些的，哪个的娃娃不是六七岁了。你看看你，不赶快说上个，还嚷啥财礼高呀低呀的。我看你八成是嫌老子穷，给你说不起媳妇，或是给你媳妇家给的少了，心里不舒服。”茗波怯怯地说：“大，我不是说这。”倪庆山气狠狠地说：“那你说啥？好好好，看你咋办，反正你大就这么大点本事。婊子儿，老子的日子就算再穷，还没穷到给你说不起媳妇的地步。”

正在灯下写作业的茗源头微微偏过去看了他大一眼，又写他的作业去了。倪茗涛悄悄地站在地上。他知道他哥的心思，也很想替他哥说上几句。可是，当他的目光扫到因为过于激动而肌肉呼呼直跳的他大的脸上时，又觉得他大也一样的可怜。他知道他大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尤其不愿让张来福、魏新明一伙笑话他没有能力。所以茗涛只静静地站着。茗波这时已委屈得眼泪汪汪的，他颤抖着声音说：“大，我也不是说咱们穷，我只是想，等咱们家的情况稍好点了再给我说媳

妇，这样咱们都不吃力。”

“啪！”一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落在了茗波的脸上。爬在当炕写字的茗源惊得把作业本扯了长长的一道口子。茗涛赶忙上去，拉住他大又举起的手，想说话，却又哽咽着张不开口。倪庆山也有些惊愕地看了一眼半跪在炕沿上的茗涛，没好气地抽回手，往窗台上一靠，冷冷地说：“你回来了？”

“嗯。”茗涛边应着坐到了炕沿上。茗源心疼地抚摸着自已的作业本。茗波微微抬起头，先看了眼茗源，茗源满眼噙着泪水。茗波心里一酸，眼里也涌出一股泪来。他赶忙背过身去擦了擦，又看了看比自己小五六岁却长得比自己结实的茗涛，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茗涛也看了眼他哥。茗波勉强地笑了笑说：“咋才回来？”茗涛也勉强地笑了笑说：“唉，人都饿疯了。今儿全乡的人一下子都涌到粮站去，等挨上咱们队太阳就快落山了。”茗波“噢”了一声，便转过身去，从窗台上取过早烟盒，先卷了一根递给他大，又给自己卷了一根。他等他大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后，才伸过头去，在灯上点着自己的烟，也深深地吸了一口。

茗涛默默地看着他大和他哥吸进去又吐出来的烟雾，自己突然也想吸几口，但又怕他大说，只好抠抠这儿，抠抠那儿的。终于，他没能忍住，还是硬着头皮从旱烟盒里取了张烟纸，又抓了撮旱烟。倪庆山大声地咳了一声。茗涛知道，这是他大故意让他听的，他的手不自觉地颤了一下。

倪庆山默默地盯着茗涛的双手看了半天，才慢腾腾地说：“茗涛，你今儿是咋了？”茗涛一个劲儿地卷着烟，不好意思地说：“大，没咋。”

“没咋？”倪庆山动了动身子说：“没咋你这是咋了？”茗涛说：“大，我想到外面去转转。”倪庆山没好气地说：“看你，又不是几岁的娃娃，这也给人说。”

这时茗波妈刚洗罢碗进来，她边往炕上爬边说：“黑天半夜的，到哪里转去。算了，咱们坐着说会儿话，然后睡觉。”

茗涛知道他大他妈误解了他的意思，就有些着急地把还没卷好的烟往地上一扔说：“大，妈，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咱们家的劳

力多，我哥要是赶过年把亲事说成，还得用好多钱呢。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家，庄稼又没个庄稼，光油、盐、酱、醋都得些钱。我想到外面搞个副业啥的，说不上也能像魏新明一样，给咱们家里挣些钱呢。”

“啥？”倪庆山一听有些气恼地扔掉烟头，瞪着眼睛说：“婊子儿吧，说了半天，我以为你要干个啥，原来眼热起了魏新明？哼，你小子都给我注意着点，魏新明只不过钻了个空子，把他有啥能的，要是政策一变，他狗日的不当劳改犯才怪呢！”

茗涛索性脱了鞋，上去爬到茗源旁边。他也不抬头，只窃窃地说：“大，这是政策允许的，那不叫钻空子。”

倪庆山一听又火了，他提高嗓门说：“去你的，才过了几个二月二，就胡说八道的。魏新明会钻空子我还不知道。我什么没经过，你都少学他那套，那迟早要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的。”

茗涛看他大又发火了，就轻轻往前移了移身子说：“大，现在的政策不是那样的。我听那些有收音机的人说，国家的政策还要往宽里放。听他们说，国家正在想办法从根本上解放农民的思想，解除农民的顾虑，还鼓励农民想办法发家致富呢！”茗波也低头说道：“嗯，就是的。我听那些看过报纸的人都这么说。”

茗波妈望了眼茗波，似懂非懂地说：“唉，现在的社会咋说呢……”

茗涛抢着说：“妈，不管咋说，我就是要出去，不要说人家魏新明了，就红河二队的马济明几个，光靠贩鸡蛋都挣了不少钱哩。我看咱们这么闲呆着终究不是个事，不要说吃饱穿暖了，就是打供应粮的这几个钱都难凑上。”

茗波又卷了根烟点着，想说什么又停住，只哼了一声。倪庆山轻咳一下说：“茗涛，别再犟了，好好务咱们的庄稼。当庄稼汉的，不务庄稼，三心二意地老想着往出跑，我看你八成是想学那些死狗二流子了。”

茗涛激动地说：“大，你老是说好好几务庄稼务庄稼的，天不下雨，哪儿来的庄稼。”

“放你娘的臭屁！”倪庆山忽地坐了起来，伸手朝着涛的头顶就是一巴掌。坐在炕上的茗波妈一把拦住丈夫，气呼呼地说：“看你看你，

老毛病不改，有啥事没说好好商量着来，动不动就打人。”

“唉。”老汉气得抽回手，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拍两下说：“婊子个儿吧，不听话的东西，迟早要吃亏的。”茗波妈还要说，倪庆山又忽地站起来说：“看你都想干啥。走，睡觉去！”说着话，他跳下了炕。

茗波也赶忙跳下炕喊着：“大……”

“说啥呢！明儿你去，就老老实实在地照我教给你的说，钱我想办法找。”

茗波只好站住，茗波妈苦笑着叹了口气，“唉，一老毛病越多了，这么瞎的毛病，我看往后的这日子咋过呢。你们也早早收拾着睡去，等明儿再说吧。”

茗波、茗涛、茗源各怀心思地拉开铺盖，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只静静地躺着。其实倪茗涛有着一肚子话，但这会儿能给谁说呢？又如何说呢？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夜都没合眼，满脑子想着的，不是魏新明的事，就是关于自己家里的事。他那激动的心情，一会儿让他兴奋得不知所措，一会儿又让他伤心得暗自落泪。

为了这个家，他下定决心要出去，多挣些钱回来。他相信，他哥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同意的。他甚至有一阵子还想劝他哥一块出去。事实上，家里就那么几十亩地，天不下雨，每年最多只能收回个种子，全家的生活就靠每月的那点玉米了。他哥呆在家里确实也是闲人一个。但他又一想，觉得叫他哥出去也不行。他哥今年都二十四了，还没说上个媳妇。这回好不容易有了些眉目，要是再把他拉出去转上几个月，万一这事又泡了汤该咋办？再说，他大他妈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跟前得有个打硬的帮手。他大又那么个脾气，即便是他一人出去，也是很难同意的，若再加上他哥，他家的天不翻个过儿才怪呢。

倪茗涛翻来覆去地总是难以入睡，他想着自己，想着家，又设想着自己及这个家的未来。他知道，就这样成天呆在家里，天又不下雨，一家人除了大眼瞪小眼外，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要想改变这种生活状况，就得寻找新路子。可这路子又在哪儿呢？倪茗涛愁绪万端地躺在炕上，仔细想着摆在面前的路。这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家老老实实在地务农，一条是闯出去挣钱。而这两条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若要务农，很明显就要守穷；若要学魏新明出去挣钱，凭他大的脾气

也难以实现。

难啊！什么叫做初涉人生，什么叫做好事多磨，只有倪茗涛这会儿体会得最为深刻。他何尝不想着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些呢？但要过得好，就必须出去，他坚信这是最好的出路。可如何才能让他大同意呢？

倪茗涛想着攻克他大的法子，心里渐渐焦急起来。就在焦急万分中，一个念头突然跳入了倪茗涛的脑海，他便紧抓住这一念头，为自己设想着干一番事业的宏伟计划。而倪茗涛的计划究竟如何，能否实现呢？

第二回

为媳妇子奔柳沟 叨猪崽狼入院门

第二天天刚亮，倪庆山就起来了。和往常一样，他先把院子打扫干净，又出去给牲口添了些草，才去耳房里叫两个儿子起床。他知道，茗源和茗茵、茗茹早就去了学校。

当倪庆山推开耳房门时，炕上只躺着大儿子茗波，茗涛的这边是空的。他觉得老二懂事了，便有些沾沾自喜地上前把茗波头摇了摇，轻声喊道：“茗波，天亮了。茗波，快起。”

茗波含含糊糊地答应着翻了个身。倪庆山抬手从窗台上的早烟盒里取了一张烟纸，又抓了撮早烟放在烟纸上。他生怕早烟渣子掉到睡在窗根里的儿子的头上或脸上，于是就用双手捧着烟纸和上面的早烟，小心翼翼地挪过儿子的头，才细心地边卷边坐到了炕沿上。

老汉吧嗒了好一阵子早烟后，转过头来，看看茗波还睡得香，就又喊了几声：“茗波，醒了吗？茗波，快起。”

“嗯——”茗波答应一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倪庆山一手拿着烟，一手摇了摇茗波的头，又大声喊着：“茗波，还不快起，太阳都出来老高了。”

茗波这才伸了个懒腰，慢腾腾地爬了起来。他边穿衣裳边听他大唠叨着：“都这么大了，再天要自己约莫着往早起呢。你看今儿个茗涛也不用人喊就起来了。”

茗波转脸一看，茗涛果然不见了，心里不觉有些羞臊。但睡懒觉

已是他多年的老毛病了！

倪庆山在旁边一个劲地催促着：“茗波，你拾掇快点，趁凉早些去。地里的那点糜子也干了，拔回来多少能给牲口攒点草。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我和你妈有半天子就拔完了。”

茗波看一眼坐在炕沿上的他大，想着今天又要去相亲，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但父命难违，尽管他大背身坐着，他还是能感觉到他大的威严。这威严，瞬间又变得那样的和蔼可亲。正是这和蔼可亲，才使茗波感到了他大的可悲。他下定决心要把这门亲事说成，虽然他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但为了他大，他这次也要把这亲事说成。而这亲事又拿什么去说呢？茗波想着，心里不觉一阵酸痛。

茗波妈约莫茗波已经起来，便到耳房里来叠被拾掇屋子。茗波看他妈进来，就赶忙跳下炕去，蹲在炕沿根底穿着鞋，心里边想着：“自己都这么大了，还让不到五十岁就苦弯了腰的大、妈跟前跟后地操心。”

茗波的眼睛不觉有些潮湿，心里暗自下着决心，以后绝对要听他大他妈的话，不再顶撞一句，就像今天他一声不吭地依着他大他妈去柳沟跑这门亲事一样地去依顺他们。但他又想，自己这么可怜的一个家，连维持生计的钱都没有，哪儿来的钱去说这门亲事呢？就算他大再有能耐，但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去呢？所以他心里不由泛出一股酸来。

坐在炕沿上的倪庆山吧嗒着旱烟，盯着茗波把鞋穿好后，站起来说：“快洗脸去。”

茗波看一眼他妈，就到了伙窑。倪庆山看茗波去了伙窑，又跟过去说：“你到柳沟就照我昨儿给你说的去说。收拾快点，梦家你二爸恐怕等不住了。他是媒人，该咋说，我昨儿中午就过去给他安顿好了。”

茗波洗着脸，倪庆山满地转了两圈又说：“咦，茗涛咋还不见进来？我想叫茗涛去趟卫家坝，问问你舅舅的意思，顺便看看他赶过事能不能给咱们凑些粮食。明儿我还想叫他去趟瓦窑你姨夫家。”

茗波依旧慢腾腾地洗着脸。倪庆山有些不耐烦地说：“茗波，你收拾快些，路还远着呢。这个茗涛，干啥都磨磨蹭蹭的，老半天还不见进来。”